



# 臧克家： 诗歌之船在青岛启航

“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”臧克家是中国现当代杰出诗人、著名作家、编辑家，为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同时，臧克家是山东大学杰出校友，与山东大学渊源深厚，一家四代人曾就读于山大。

臧克家诞生于1905年10月8日。2013年，为纪念臧克家先生，山东大学将臧克家的诞辰日10月8日定为“山东大学臧克家日”。2023年12月9日，《追光——臧克家纪念馆》开幕式在山东大学博物馆(青岛)举行。

2025年是臧克家诞辰120周年，追溯臧克家与山东大学的文缘和情缘，要从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开始。



▲臧克家在国立青岛大学(今山东大学)学籍卡上的照片，摄于1930年。



▲1933年臧克家在青岛，摄于山东大学。



▲1935年，臧克家和王统照在青岛。

□刘宜庆

## 在青岛报纸上 第一次发表新诗

“我们的学校——青岛大学，把身子的一半托在青山上，坐在石头楼的窗前，远处近处的红瓦绿树云影一样浮到人的眼前。海的波动的影子，海的健壮的呼吸，从一层层的绿色的树影中透过来，传过来。傍着校舍的一条条白线似的小径，可以引你到幽僻的山中，可以引你到‘第一公园’——花鸟的世界，自然的家。”

1929年，臧克家入读山东大学补习班，在青岛的报纸上第一次发表新诗《默静在晚林中》，署名“克家”。这就是诗人臧克家与青岛的诗缘与情缘。在青岛，臧克家成为一位诗人。此前的一年，臧克家从武汉回到家乡诸城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。他流亡东北，经历疾病与死亡的考验，最后落脚青岛，“把从死神和病魔手中挣脱出来的身子安放在了桃源似的青岛。”

“万卷藏书宜子弟，十年种木长风烟。”臧克家1905年出生在诸城，他的曾祖父、祖父都有功名，做过清朝的小官，都喜欢诗，擅长书法。新文化运动之后，新诗如同一缕春风唤醒臧克家心中沉睡的诗歌种子。因自幼熟悉农民的疾苦，他的诗歌带着天然的倾向，关注世间劳苦大众。在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，他就开始向文学刊物投稿。

家庭环境、时代精神以及臧克家的气质和情感、身体和灵魂，把他摆渡到诗意的青岛，为他戴上诗人的桂冠。在青岛，臧克家遇到了恩师、诗人闻一多，这是他一生的幸运。

## 与闻一多的师生情缘 跨越时空

1930年夏天，国立青岛大学招生，国文考试题目二选一：1.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？2.生活杂感。

臧克家却把两题都做了。第二题，他的答案全文是：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，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，谁便沉入无边的苦海……写完，连标点算在内，不过30个字。考官是闻一多，他批阅“生活杂感”，考生得个60来分就很不容易了，很多考生只得到十几分，但看到臧克家的“杂感”时，他眼前一亮，大笔一挥，给了98分。臧克家后来回忆说，自己的数学得了鸭蛋，还很纳闷为何被录取了。在当时来说，教育的成功在于学术独立、思想自由，还在于不拘一格录取人才。

国立青岛大学时期的闻一多，正在从诗人转往学者的道路上，致力研究唐诗，但他引以为傲的是“我有二家”——陈梦家和臧克家(臧克家说，陈梦家的心在天上，自己的心在地下)。有闻一多先生的提携，有王统照的鼓励，有与陈梦家的诗友切磋，臧克家找到了“自己的诗”，将生活的阅历和人生的磨难转化为诗的灵感。在闻一多的推荐下，臧克家的诗作《洋车夫》《失眠》在《新月》上发表了，稿

费极高，八行诗，给了四块大洋。臧克家一发不可收，诗歌如同滔滔江河水，奔涌澎湃。《老哥哥》《贩鱼郎》《像粒沙》等诗，闻一多也都认真地看过。《神女》邮寄给闻一多，他“在一些句子上画了红色的双圈”。1932年，闻一多辞职，转任清华大学教授，但两人的师生情缘跨越时空。

1932年冬天，臧克家的诗歌创作进入一个高峰期。他胸中酝酿的诗情喷薄而出，化为一首首诗篇。

日头堕到鸟巢里，  
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，  
陌生的道路，无归宿的薄暮，  
把这群人度到这座古镇上。  
沉重的影子，扎根在大街两旁，  
一簇一簇，像秋郊的禾堆一样，  
静静的，孤寂的，支撑着一个大的凄凉。

1932年元旦，臧克家在古镇琅琊看到一群讨生活的难民，把目光定格到他们身上，他怀着对现实的观照、对难民的关怀，写下了《难民》一诗。这是一个开始，注定臧克家要为底层民众发声。

臧克家的诗，写贩鱼郎，“本想在苦难的碗底捞顿饱饭”；写在林荫里“补破烂的女人”，小孩子枕着她的腿做梦；写当炉女，果敢地咬住牙根，“什么都由我承当”；写拾落叶的姑娘，“只忙着把篮子拾满，家去换妈妈一个笑脸”；写等候到深夜的洋车夫，“一片风啸湍激在林梢，雨从他鼻尖上大起来了”；写本该“向着火炉炙着安闲”的老头儿，却在黑巷中乱跑，“冷风吹着他的白须飘摇”……

臧克家把温热的笔触送给挨冻受饿的人，写他们的愁苦与欢喜，写黑暗中的萤火——美丽的希望，“你是一条走不完的天桥，从昨天度到今天，从今天再度到明朝。”

沉重的马车在苦难的大地留下深深的车辙，“痛苦在我心上打个烙印，时刻警醒我这是在生活。”

臧克家的诗，带着光与热，温暖人间，温暖寒冬，引起师友们的关注。

## 自费出版 处女作诗集《烙印》

1933年，在诗人卞之琳的建议下，臧克家决定自费出版处女作诗集《烙印》。闻一多写了序言，卞之琳、李广田、邓广铭在北平为其设计封面。闻一多支持20元，王统照支持20元，另外，则是由一位朋友(王笑房)慷慨解囊。花了60元出版的诗集，400本很快脱销。茅盾、老舍、韩侍桁等诸位先生在《文学》《现代》上给予评论，对臧克家是一个极大的鼓舞。再版时，有两家书店争着承印出版。

诗集《烙印》中，收录了臧克家的名篇《老马》：

总得叫大车装个够，  
它横竖不说一句话，  
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，  
它把头沉重地垂下！  
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，  
它有泪只往心里咽，  
眼里飘来一道鞭影，  
它抬起头望望前面。

这首诗写于1932年4月。韩侍桁

在《文坛上新人——臧克家》一文中，把当时面临内忧外患的民族比作一匹“老马”，一匹忍受一切痛苦的“老马”。但更多的读者，在这首短短的八行诗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，看到了负荷苦难的农民的命运。臧克家晚年说：“写老马就是写老马本身，读者如何理解，那是读者的事，见仁见智，也不会相同。你说《老马》写的是农民，他说《老马》有作者的影子，第三者说，写的就是一匹可怜的老马，我觉得得都可以。诗贵含蓄，其中味听凭读者去品评。”

在青岛的几年，臧克家也为这座城市的命运揪心。“青岛像一个绝美的少女……叫人同情而为之痛心。”“每年六七月盛暑时期，美国的、日本的军舰，接踵而至，陈列在海面上，像一条铁链子，锁住了大海的咽喉。”臧克家一方面看到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在青岛休假疗养，住着海滨别墅，另一方面看到四方机厂的工人遭受压迫、西镇的马虎窝贫民窟破陋不堪，他心怀忧患，心系苍生，以贴近地面的姿态，写下了长诗《罪恶的黑手》。

臧克家晚年回忆与闻一多的交往时，留下了一段珍贵的记忆，让我们领略到闻一多的名士风度和名师风采。“他给我们讲唐诗、历代诗选，讲英国的六大浪漫诗人。我觉得闻先生那时的文艺观点，唯美主义成分颇重。他讲柯勒律治的名作《忽必烈》时，说：‘讲这篇时，不宜于在教室里，可以到院子里，坐在草地上……’在闻一多的书房里，吸烟、饮茶、聊诗，窗前洒满皎洁的月光，这成为臧克家脑海里永恒的画面。

## 与师友一起 创办《避暑录话》

1934年，自山东大学毕业后，臧克家执教于临清中学，但和青岛的师友联系、交往甚密。1935年暑假，臧克家又回到青岛，和一群师友一起创办了《避暑录话》。

臧克家在《〈避暑录话〉与〈星河〉》一文中回忆了《避暑录话》的创刊过程，他回忆道：“1935年暑假，我投进了青岛绿色的怀抱……有一次，王统照、老舍、洪深、赵少侯、吴伯箫、孟超、王亚平、刘西蒙、李同愈、王余杞、杜宇和我聚会的时候，就有人说，我们搞个文艺副刊如何？一个倡议，大家赞同，就这样，《避暑录话》因而诞生了。”他还说：“创办时，刊名是洪深先生提议的，而且风趣地加以解释：避暑者，避国民党达官老爷们之炎威也。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。”

《避暑录话》从7月14日创刊号面世，到9月15日终刊，历时两个月，每周一期，共出10期。

《避暑录话》中留下了臧克家的身影和诗文：“我们胸中落下无边的天空，我们将看见明早的太阳在大海上发红。”

青岛孕育了诗人臧克家，这是他年轻生命的一个港湾，他终究要出海远航，搏击风雨，为时代鼓与呼，为抗战文艺挥洒自己的才情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、媒体人)